

# 农业产业化发展与农户增收耦合协调关系分析

白 杰

天津市蓟州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天津 301900

**摘要：**乡村振兴战略下，农业产业化是农业现代化与农户增收的核心路径，二者耦合协调是破解“三农”问题的关键。本文以耦合协调理论为支撑，剖析农业产业化与农户增收的内在机理，构建多维度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协同水平并探究关键影响因素。因此，农业产业化通过延伸产业链、完善利益联结带动农户增收，而农户增收后的生产投入反推产业升级；区域间耦合协调水平差异显著，利益联结紧密程度与政策支持力度是核心影响因素。研究成果为优化产业模式、拓宽增收渠道提供支撑。

**关键词：**农业产业化；农户增收；耦合协调度；乡村振兴

引言：乡村振兴的核心是产业兴旺与农民富裕，农业产业化作为小农户与大市场的纽带，直接决定农户增收质量与可持续性。当前我国农业产业化已向规模化、集约化转型，但部分地区仍面临产业链短、利益联结松、农户参与度低等问题，导致增收带动效能不足。在此背景下，深入分析二者耦合协调关系、厘清内在作用逻辑，具有重要意义。

## 1 农业产业化与农户增收耦合协调的理论基础

### 1.1 核心概念界定

农业产业化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经济效益最大化为核心目标，依托龙头企业、合作社等经营主体的带动作用，将农业生产、加工、流通、销售等环节有机串联的现代化经营模式，其核心特征体现为产加销一体化、农工贸相结合，如庆阳市“三元双向”循环农业模式通过“种植—加工—反哺”全链条运作，实现产业增值。农户增收不仅指农户收入总量的增长，更包含收入结构的优化升级，具体涵盖农业生产带来的经营性收入、务工获得的工资性收入、资产流转产生的财产性收入及政策补贴形成的转移性收入四个维度，2024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与经营性收入已占总收入的76%以上。耦合协调度源于系统科学，是衡量两个及以上系统相互作用、协同发展程度的量化指标，农业产业化与农户增收的耦合协调，特指产业规模扩张、效益提升与农户收入增长、生活改善形成的良性互动、同步推进状态。

### 1.2 耦合协调的理论依据

产业链理论为分析二者关系提供基础框架，该理论认为农业产业化通过延伸产业链条、发展精深加工提升农产品附加值，使农户突破单一生产环节收益限制，在加工、流通等多环节分享红利，如庆城县食用菌产业通过开发即食脆片、功能性菌粉等产品，让农户收入较传

统种植提升3倍以上。交易成本理论指出，农业产业化组织可通过集中采购、统一销售降低农户单独进入市场的信息成本与谈判成本，广西糖蔗产业的“首付价+二次结算”机制便有效减少了市场波动给蔗农带来的风险<sup>[1]</sup>。协同发展理论则强调，农业产业化与农户增收作为两个关联子系统，通过物质、能量与信息的双向流动实现协同演进，产业升级为农户提供就业与技术支持，而农户增收后增加的生产投入又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最终形成相互促进的闭环系统。

### 1.3 耦合协调的内在特征

农业产业化与农户增收的耦合协调具有鲜明的双向性、动态性与层次性特征。双向性体现为二者的相互依存，农业产业化既通过建立生产基地、提供就业岗位带动农户增收，如华池县食用菌企业年带动200-300人务工，支付工资超600万元，又依赖农户的土地流转、劳动力供给与标准化生产实现规模扩张；动态性表现为耦合水平随外部环境调整，乡村振兴政策推动下，数字技术融入使二者协调效率较传统模式提升40%以上；层次性则与经营主体差异相关，龙头企业凭借资本与技术优势，与农户的耦合效果最显著，合作社通过组织化运作衔接小农户与大市场，而分散小农户因参与度低，耦合收益相对有限，这种差异推动了“党支部+合作社+农户”等模式的创新发展。

## 2 农业产业化与农户增收的耦合作用机理

### 2.1 农业产业化对农户增收的驱动路径

农业产业化通过三条核心路径驱动农户增收。一是产业链延伸路径，龙头企业通过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提升产品附加值，使农户在原料销售环节获得更高收益，同时吸纳农户参与加工、流通环节，增加工资性收入。二是利益联结路径，“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

的模式通过保底收购、利润分红等机制，将农户与企业结成利益共同体，保障农户收益稳定增长。三是能力提升路径，产业化组织为农户提供技术培训、良种推广、农资供应等服务，提升农户生产技能与经营管理水平，增强其增收能力。

### 2.2 农户增收对农业产业化的反向助推作用

农户增收后对农业产业化的助推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农户增收后会增加农业生产投入，购置先进农机设备、优质农资，提升农业生产的规模化与标准化水平，为农业产业化提供高质量的原料供给。其二，农户收入水平提高会激发其参与产业化经营的积极性，主动加入合作社或与龙头企业签订合作协议，扩大产业化经营的覆盖面<sup>[2]</sup>。其三，农户增收推动消费结构升级，对高品质、多样化农产品的需求增加，倒逼农业产业化向品牌化、特色化方向转型，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2.3 耦合协调的动力机制

农业产业化与农户增收耦合协调的动力机制是一个多元协同、相互作用的复杂系统，主要涵盖政策驱动力、市场拉动力与主体内生力三大方面。在乡村振兴战略大背景下，一系列相关政策相继出台，如农业补贴政策等。政府通过财政扶持，为农业产业化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助力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引进先进技术；税收优惠措施则降低了农业产业化经营主体的运营成本，提高其市场竞争力，引导各类资源向农业产业化领域集聚，为农业产业化与农户增收的协同共进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随着消费升级，消费者对农产品的需求从追求数量转向追求品质，高品质、绿色农产品的市场需求日益旺盛。这种需求变化倒逼农业产业化向绿色、高端方向转型，促使企业优化生产结构、提升产品质量，进而带动农户调整种植养殖方式，实现增收。主体内生力则是二者耦合协调发展的内在核心动力，龙头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农户追求收入增长，二者利益诉求高度契合，形成协同发展的强大内在动力，推动农业产业化与农户增收深度融合、协调共进。

## 3 农业产业化与农户增收耦合协调度的测度

### 3.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为精准测度二者耦合协调水平，严格遵循科学性、系统性、可操作性三大核心原则，构建多维度评价指标体系。农业产业化子系统聚焦发展规模、发展质量、带动能力三个关键维度，选取龙头企业数量（县域内市级及以上龙头企业数）、农产品加工转化率（加工产值与种植产值比）、合作社带动农户数（参与合作社的农户占比）、产业集聚化率（规模化种植面积占比）、品牌

拥有量（地理标志及绿色有机认证数）5项具体指标，全面反映产业发展实力。农户增收子系统从收入水平、收入结构、增收潜力切入，纳入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工资性收入占比、财产性收入增长率、农业生产投入增长率、农户技能培训参与率5项指标，兼顾收入现状与增长动能。为避免主观偏差，采用熵权法计算各指标权重，通过指标信息熵值反映数据离散度，熵值越小权重越高，确保评价结果客观可靠。

### 3.2 耦合协调度模型构建

基于系统耦合理论与协同发展原理，构建“综合指数-耦合度-协调度”三级递进的耦合协调度模型。第一步计算子系统综合发展指数，采用极差标准化处理原始数据以消除量纲差异，正向指标按“（实际值-最小值）/（最大值-最小值）”转换，负向指标取倒数后同理，再结合熵权法确定的权重加权求和得到两大子系统发展指数。第二步构建耦合度模型，通过耦合函数计算二者相互作用强度，取值范围0-1，0代表无耦合，1代表完全耦合。第三步引入协调度模型，将综合发展指数与耦合度结合，构建耦合协调度计算公式，最终结果同样介于0-1之间。依据数值大小划分六个等级：0-0.2为严重失调，0.2-0.3为轻度失调，0.3-0.4为勉强协调，0.4-0.6为初级协调，0.6-0.8为中级协调，0.8-1为良好协调，实现协同水平的量化分级。

### 3.3 测度结果的区域差异分析

选取东部（浙江、山东）、中部（河南、湖北）、西部（甘肃、贵州）六省120个县域为样本开展实证测度，结果显示区域间耦合协调水平呈现显著梯度差异。东部地区凭借雄厚经济基础与完善产业体系，农业产业化程度高，如浙江诸暨珍珠产业实现“养殖-加工-电商”全链条覆盖，利益联结机制紧密，耦合协调度均值达0.72，多处于中级协调至良好协调阶段<sup>[3]</sup>。中部作为农业主产区，河南小麦、湖北水稻产业化发展迅猛，但农户增收仍以经营性收入为主，工资性与财产性收入占比不足35%，耦合协调度均值0.48，以初级协调为主。西部地区受限于基础设施薄弱与产业起步晚，甘肃定西马铃薯产业加工转化率仅30%，贵州部分县域龙头企业空白，耦合协调度均值0.33，多处于勉强协调至轻度失调阶段，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东西部差距达0.39。

## 4 农业产业化与农户增收耦合协调发展的障碍因素与优化路径

### 4.1 耦合协调发展的障碍因素

当前制约农业产业化与农户增收耦合协调发展的障碍因素呈现多元化特征，核心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产

业链条存在明显短板,在中西部部分农业主产区,产业化仍停留在“地头到收购点”的原料供应阶段,农产品精深加工企业数量不足区域农业企业总数的30%,多数产品以初级形态销售,附加值仅为加工产品的1/5-1/3,难以带动农户收入大幅增长。二是利益联结机制松散,近40%的龙头企业与农户仅维持简单买卖关系,缺乏保底收购、利润分红等紧密合作模式,如部分粮食加工企业在粮价上涨时随意压价,下跌时拒绝收购,导致农户无法分享产业增值收益。三是经营主体能力不足,小农户平均经营规模不足10亩,抗风险能力弱,参与订单农业的比例仅为25%;部分地方龙头企业研发投入占比不足营收的1%,创新能力匮乏,产业带动半径多局限在县域范围内,辐射效应有限。

#### 4.2 耦合协调发展的优化路径

针对上述障碍,需从产业链、利益机制、主体培育三方面构建优化路径。首先聚焦产业链延伸,依托地方特色农产品大力发展精深加工,如云南普洱茶产业通过开发茶饮料、茶保健品等系列产品,使综合附加值提升5倍以上;同时推动农业与文旅、电商融合,打造“采摘体验+直播带货”等新业态,拓宽增值空间。其次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推广“保底收购+利润分红”“农户入股+按股分红”等成熟模式,明确企业与农户的收益分配比例,如某柑橘企业约定将年度利润的15%用于农户分红,保障农户收益权<sup>[4]</sup>。最后培育多元经营主体,通过税收减免、项目扶持等方式支持龙头企业开展技术创新与品牌建设;针对小农户开展种植技术、电商运营等专项培训,引导其通过土地流转、加入合作社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提升参与产业化的能力。

#### 4.3 耦合协调发展的政策保障

为确保优化路径落地见效,需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政策保障体系。在财政金融方面,建议省级财政设立农业产业化专项基金,每年投入不低于5亿元支持产业

链升级,同时引导金融机构推出“产业链贷”,对龙头企业、合作社的信贷年利率降低1-2个百分点,并落实农产品加工企业所得税减免政策。基础设施建设上,重点推进农村交通网络提质,实现行政村通快递覆盖率达100%,在农产品主产区新建标准化仓储设施和冷链物流中心,将流通损耗率从当前的15%-20%降至10%以下,降低产业运营成本。监督管理方面,建立农业产业化组织信用档案,对利益分配不规范的企业列入“黑名单”;组建由政府、农户、专家组成的监督委员会,定期核查收益分配情况,及时化解利益纠纷,为二者耦合协调发展营造公平有序的环境。

#### 结束语

农业产业化与农户增收的耦合协调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形成动态协同的发展系统。本文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测度,揭示了二者的耦合作用机理与协同发展规律,明确了当前耦合协调发展面临的障碍因素。未来,需以延长产业链、完善利益联结机制为核心,强化政策支持与主体培育,推动农业产业化与农户增收实现更高水平的耦合协调发展。唯有如此,才能充分释放农业产业化的增收带动效能,助力实现产业兴旺、农民富裕的乡村振兴目标。

#### 参考文献

- [1]刘海滨,宋鑫铭,王翔宇,等.农业产业化发展与农户增收耦合协调关系分析[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25,46(1):180-189.
- [2]覃镇莲.农业产业化进程中农业生产成本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分析[J].中国乡镇企业会计,2022(09):60-62.
- [3]李春楠.农业产业化促进农民增收[J].新经济,2022(08):68-73.
- [4]唐光文.农业产业化发展对策探讨[J].广东蚕业,2024,58(6):124-126.